

一器一物皆有道——中国匠人精神的文化根脉

文 / 长袖客

一只宋瓷茶盏，颜色并不浓烈，线条也不夸张，但釉色温润，器形含蓄，拿在手中，仿佛有一种沉静的气韵。它不是为了炫耀而存在，而是让人心静下来。

再比如一张古琴，不追求响亮，不追求热闹，而是讲究木性、漆法、弦音、余韵。好的琴声，让人慢慢进入一种清远的境界。

传统中国人的匠人精神，正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器物之中。

匠人精神，并不只是把器物做得结实、美观、精巧。它所追求的，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堆砌、奢华与耀眼，而是一种有分寸、有气韵、有敬畏、有内在秩序的美。

匠人做一件器物，其实也是在修一颗心；对待一件小事的态度，反映着他对天地、生命与道的理解。

中国古人讲“器以载道”。所谓“器”，不只是供人使用的物件；所谓“道”，也不是悬在生活之外的抽象道理。道本无形，器则有形，无形之道，往往要借有形之器显现出来。

器物并非冷冰冰的东西，它承载着人的心性、审美、礼法与精神境界。礼器之所以庄重，是因为它承载着敬天法祖之心；玉器之所以温润，是因为它寄托着君子之德；琴棋书画之所以能够陶冶性情，是因为它们使人暂时离开粗重的物欲，转向内在的修养。

所以，中国传统中的匠人精神，从来不只是把东西做得精巧，而是把器物做得合乎道。形制有分寸，纹饰有寓意，材料有性情，用途有礼法。一个真正的匠人，不只是手巧，更重要的是心正。他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物件，而是在天地、人伦与生活之间，安放分寸、美感与敬畏。

中国人常说“行行出状元”。世间每一门正当技艺，做到极处，都有它自己的道。木匠有木匠之道，陶工有陶工之道，织工有织工之道，斫琴也有斫琴之道。人若能在一件事上用心、守正、专注、精进，就能在看似平凡的日用之间，磨炼自己的心性，成就一种不平凡境界。

真正的精致，首先来自敬。古人做事有敬畏心。敬天，敬地，敬祖先，敬师承，也敬自己手里的那件事。一个木匠削一根榫卯，不只是为了拼得牢，而是要顺着木性去成形。一个陶工制瓷，不是强迫泥土服从自己，而是在水、土、火候与时间之间寻找恰到好处的配合。一个织工织锦，也不是把颜色堆满，而是讲究纹样的秩序、色彩的节制、虚实的呼吸。



这种“敬”，使人不敢粗糙。

有些粗糙，表面上是手艺不够，深处却可能是心不够静、不够诚、不够专一。中国传统里特别看重“诚”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一个人如果心不诚，做出来的东西就容易浮、躁、虚、薄。心诚，手上的活才会沉得住，器物也才会有安定和沉静之气。

与“敬”相伴的，是“静”。

精致的东西，往往不是急出来的。玉要慢慢琢，墨要慢慢养，茶要慢慢焙，琴要慢慢斫，书法要一笔一笔写，园林要一步一景地经营。中国传统不太相信那种一下子夺目的东西，因为太快的东西容易耗散，太满的东西容易俗气，太用力的东西容易失去神韵。

苏东坡说：“凡文字，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，彩色绚烂。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”这句话用来讲工艺，也很贴切。

初学之时，技巧与功夫往往显在外面；到了极高处，反而归于平淡。那种平淡不是没有内容，而是所有功夫都已经化在其中。真正高明的手艺，不是让人看见匠人如何炫技，而是让人觉得：它本来就应该这样。

这份平淡之美，背后是中国文化里的中和之道。

中国人的传统审美，很怕过度。太艳则俗，太满则滞，太巧则匠气，太奇则不正。传统文化讲“中”，是不偏不倚，不过度。讲“和”，是各得其位，不相乱。色彩要有主有辅，空间要有虚有实，形制要有收有放，声音要有起有落。好的器物，总是在分寸之间见精神。

所以红色在传统审美中常常是点缀色。它一出现，可以点醒整个画面。但若铺天盖地，反而失去贵气。中国画讲留白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空处并非空无，而是让气得以流动，让意境由此生出。园林里的窗、廊、石、水，也不是堆满景物，而是让人在移步换景之间，心中有所回环、有所等待，也有所余味。

匠人精神中的精致，正是这种“不过度”的精致。它不张扬，却有骨，不刻意，却很讲究。它不是把东西做满，而是让它有气。不是追求一时夺目，而是追求长久耐看。

再往深处说，匠人精神还建立在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上。

古人做器物，心中常有一种对自然的体察：木有木性，玉有玉性，土有土性，金有金性。顺其性而成器，才叫高明。强行扭曲它，即使一时新奇，也可能失去材料本有的

生命感。

这与现代工业所强调的标准化、效率和复制有所不同。传统手工更看重材料自身的性情，以及人在具体制作过程中的体察与调整。两只手工瓷碗不可能完全一样，但那一点点不同，恰恰是人的温度、火的变化、泥的呼吸留下来的痕迹。

因此，中国传统里的精致，不只是准确，还要有活气。

一件器物如果只有精准而没有气韵，就容易显得机械。真正好的工艺，有法度而不死板，有形制而不僵硬，在规矩之中仍保留着生命的变化。书法如此，古琴如此，陶瓷与园林亦如此。它们既遵循法度，又各有生机，人的精神也因此能够在其中舒展，感受到一种流动不息的气韵。

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支撑，就是师承与修身。

传统匠人不是只学技术。他学的是一套做人做事的方式：怎样持心，怎样用眼，怎样下手，怎样耐烦，怎样对待失败，怎样对待材料，怎样尊重师父传下来的法度。很多手艺不是写在书上的，而是在师徒之间，在一遍遍示范、修正、体会中传下来的。这种传承的核心，不只是方法，还有德行。

如果人心浮躁、贪快、求名、求利，手艺很容易变形。为了省工而偷工，为了好卖而媚俗，为了出奇而失正，表面上好像有技巧，实际已失去了传统工艺的根。

所以，真正的匠人精神，最后一定会回到人的心性上。

一个人愿意把一个榫头打磨到严丝合缝，愿意把一道釉色反复试到温润如玉，愿意把一笔线条练到有骨有气，愿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不敷衍，这不是单靠职业要求能做到的。它需要一种内在的标准：我做这件事，不只是给别人看，也是对天地、对良知、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交代。

这就是匠人精神最动人的地方。它使一件寻常器物不寻常。茶盏可以见清心，古琴可以通天籁，宣纸可以承载气韵，园林可以容纳山水，衣冠可以体现礼仪，建筑可以安顿人心。器物因人而有神，人也在造物与用物中被陶冶。匠人以心造器，而使用器物的人，也在品茶、临帖、焚香、听琴、赏画之间，被其中承载的气韵慢慢滋养。

当一个民族能够在一只茶盏、一张古琴、一方砚台、一处园林中安放精神，它的日常生活便不只是生活，而成为一种通向高处的修养。◎

民间传说

关于慧因高丽寺的一个传说

文 / 明古

浙江杭州有一座名叫慧因高丽寺的著名古寺。历史上，它的规模曾经非常大，到了中共统治中国之时，被彻底的霸占、毁坏了。当然现在中共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又把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重新修了起来。

那么，它为什么叫作慧因高丽寺呢？高丽不是古代朝鲜境内一个王国的名称吗？据史料记载：高丽寺原名慧因寺，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于后唐天成二年（西元 927 年）所建。后来到了北宋年间，朝鲜高丽国有一位四王子义天从小修佛，向往中华，多次请求到中国去修行，都被高丽君臣所阻拦。

北宋神宗元丰八年（西元 1085 年），他偷偷随宋朝商人的商船进入中国。北宋朝廷知道高丽王子前来中国求法后，非常重视，派官员一路陪伴进京。宋哲宗曾先后两次在皇宫中召见他，恩准他在华“游方求法”，还派“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馆伴，至吴中，诸寺皆迎钱如王臣”。

第二年，高丽王子入住杭州慧因寺修行，并大举奉经捐资。因此

慧因寺后来被人称为高丽寺，以纪念王子义天来华求法的盛事。高丽国四王子也用他的行为向世人证明了：真正的修炼人所求的是佛法，是生命境界的升华，而不是人中的名利或地位。

在杭州当地，还曾流传着一个与高丽寺有关的传说。

相传在北宋年间，高丽国王拜佛求子之后，果然得了个儿子。不过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昼夜啼哭，只有听到木鱼声才暂时停止哭闹。一日国王听到空中隐隐有木鱼之声传来，他的儿子听后便很安静。国王便令下臣循着声音去看一看到底来自何处。下臣循着声音，找啊找啊，一直出了国境，进了中国宋朝的地界，又循着声音终于在杭州找到了声源。原来是杭州的一位僧人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诵读经书。

这位高丽臣子到僧人面前行礼后，请他到朝鲜去为国王新得的小王子敲木鱼以疗哭闹之疾。

僧人很奇怪，便问小王子的情况有何特别之处，高丽臣子便把小王子的情况说了一遍，还说道：小王子出生时手臂上有“佛无灵”这三



明 孙枝绾《高丽寺图》

个字。僧人听后说：神奇呀，我这就同你到朝鲜去看一看。

到了朝鲜高丽国，僧人见了小王子后便向其合掌行佛门之礼，襁褓中的小王子居然也点头回礼。国王很

奇怪，便问僧人为何如此。僧人答道：您的这位王子正是我的师父转世。我师曾经是个车夫，赚了钱后除了留给自用的一点之外，其余的全部捐献给佛教僧团，用于修建寺庙。后

来他又出家为僧，我钦佩他的德行，拜他为师随他一起修行。

谁曾想，我师出家后第一年腿就跛了，第二年眼也瞎了，第三年遭雷击而去世。我当时为师父一辈子行善当好人，却如此命苦，而非常激愤。一时之间居然提起笔在他遗体的手臂上写下了“佛无灵”这三个字。谁曾想到我师居然转生当了王子，看来善有善报真是真实不虚啊。

国王知道小王子的前世后，更加敬信佛法，他大为赞叹道：真是佛有灵啦！他因此向这位僧人施舍了不少钱财，用以修寺庙。从此这个杭州僧人出家的寺庙便又有了高丽寺的俗称。

当然，这只是流传于民间的故事。传说中的小王子是否就是后来来到中国求法的义天王子，僧人所在的寺院是否就是慧因寺，如今已经无法考证。

看了这个传说，我想不管是否确切，它都说明了一个道理：三界内的生命轮回不止，善恶到头，一定有报。绝对不能只依据人一生一世的情况，就怀疑神佛的存在，及善恶有报的天理。◎

成语里的心与神

文 / 源馨

成语作为神传文化的一部分，短短四字，既浓缩经典，又形象传神，往往蕴含着启示人的深意。其中涉及人体五脏，特别是带有“心”字的成语非常多，比如抓心挠肝、心急火燎、心惊胆寒、撕心裂肺等。人们在使用这些成语时，大多认为它们只是在形象地表现人的某种状态和情绪，然而，真的就仅此而已吗？

首先说说“六神无主”这个成语。“六神”是指主宰人心、肺、肝、肾、脾、胆的神。六神又与人的六种情感相通，当这些情绪和能

力出现失常时，人就会思绪混乱、焦躁不安，故称慌乱失措的人为“六神无主”。而在六神之中，“心”最为重要，所以又有“心安神泰”的说法。

喜爱《西游记》的人都知道，悟空在书中被称为“心猿”，就是暗指修炼之人的心。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，神通广大。纵观九九八十一难，可以发现，其中大多都是由悟空作为主力解决的。道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，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

将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这条路，看作发生在某个人体小宇宙中的事情呢？而悟空作为人体之心，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回过头来看悟空这一路降妖除魔，是否就是在清除人体这个小宇宙所受到的外邪入侵，也就是清除那些由人的心念和欲望招来的妖魔？这样看来，整个取经过程，其实也是不断归正自己心念的过程。

当人受到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自私心理的影响，摆不正自己的心念，产生不正的状态和情绪时，在另外空间中，可能就是妖魔入侵。它们真的在撕你的心、挠你的肝，损伤着你的人体小宇宙；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，时间长了，人体就可能出现疾病等不正常状态。

古语有云：“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，悦其神者忘其形。”意思是说，

人体感到疲惫，其实是因为人的精神困乏。由此可见，肉身的种种感受，在另外空间中都有其神的一面的对应。

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像悟空那样神通广大，降妖除魔。只是因为人不认识自身神的一面，致使神性的先天本能受到束缚，缺乏施展神通的机会，人体这一面才失去了精神。那边妖魔嚣张，这边肉身就会承受苦痛。所以说，不信神，就是在与真正的自己对立。

今天，我们之所以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成语的深层内涵，根本原因还在于受到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影响，不再相信神的存在，或者认为

神远离现实生活，是虚无缥缈、不可捉摸的。然而，为什么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像牛顿、爱因斯坦在探索宇宙和生命的过程中，都曾认识到科学并不能解释一切，并对宇宙背后的更高智慧心怀敬畏呢？

现代人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深，甚至不再相信自身的真实感受和先天本能，只是一味强调科技的进步，不断否定、压抑乃至抹杀生命原本具有的能力。如此下去，当人的本性被后天观念层层蒙蔽，真正属于自己的先天本能逐渐丧失之后，这具肉身又将受到什么思想和力量的支配呢？这个问题，实在值得每个人深省自问。◎